讀書記疑

讀書記疑卷之三

寶應王懋竑予中甫著

禮記

衛氏集說序於寶慶丙戌陳氏集說序於至治壬戌寶慶宋理宗年號至治元文宗年號也相去已久而陳氏則未見衛氏本其所援引僅十餘家若亮軒馮氏恆軒劉氏則皆不著其名疑元儒在衛氏後故不見於集說陳氏所採此二家爲多然其舛誤則不少矣吳氏纂言成於順帝時又在陳氏後亦不見陳氏本而於衛氏集說則爲之刪繁除冗其功爲大其議論精確有先儒所未及者至禮記大全則專取與陳氏合者亦閒及纂言而收載甚少於本經固無所發明而於陳氏說亦畧無稗益在諸經大全中尤

爲最下矣後之學禮者當合註疏衛氏集說纂言參考之而陳氏集說及大全則以附觀焉庶幾其得之矣

鄭註禮主於敬儼矜莊貌人之坐思貌必儼然安定辭審言語也此三句可以安民按鄭氏註言簡而確故朱子通解取之陳集說不載非也

朱子曰毋不敬統言主宰處儼若思敬者之貌也安定辭敬者之言也安民哉敬者之效也此文集答何叔京書纂言載之通解載呂氏語毋不敬者正其心也儼若思者正其貌也安定辭者正其言也正與文集相發明而西山眞氏謂毋不敬兼動靜言儼若思專以靜言似與朱子不合眞氏又謂儼然弗動而神明昭徹若有思然此亦與朱子人之有思分兩節意不合纂言並載之而又申其說曰寂而靜之時

儼然若有思靜而涵動也感而動之時安然定其辭動而主靜也似皆添設意思非本文之旨或問程子未出門使民之時如何曰此儼若思時也是專以靜言眞氏之所本然通解不主此說

安安而能遷與積而能散爲例鄭云謂今已安此之安圖後有害則當能遷雖淺而確安安而不能遷則所謂懷土懷居者註以徙義言之卻太深安安猶懷土懷居也鄭註引身犯語爲證以非所當安故貴於能遷應語太深非是

鄭云齊謂祭祀時孔云凡祭之前齊於適寢坐而無立今云立者謂祭之日立於神前時非祭前齊戒之齊凡人之倚立多慢不恭故倚立之時必須磬折屈身如祭時之齊也孔疏極分明今註疏本祭時誤作祭前故集說同之失

其旨矣
呂氏曰禮有不可行者必變而從宜如老者不以筋力爲禮貧者不以貨財爲禮之類使於他邦必從其俗故有入境而問禁入國而問俗之禮長樂陳氏曰記曰禮可以義起從宜之謂也又曰入國而問俗從俗之謂也朱子曰宜謂事之所宜若男女授受不親而祭與喪則相授器之類俗謂彼國之俗若魏李彪以吉服弔齊齊裴昭明以凶服弔魏蓋得此義按從宜從俗皆以禮之變者言呂氏所謂適其時也朱子所引卻不以變者言更詳言之
不辭費辭卽指禮之辭禮必有辭如冠昏士相見皆有辭數語而已不多也纂言改從別說盡以爲文辭之辭與禮無與誤矣

三賜不及車馬朱子通解用註疏說而謂君之賜非可不受但受之而不用耳葉氏則謂不受車馬則徒行乎若君賜之不受而已可自爲之理無是也疑父在而不爲大夫者子不敢受大夫之位也纂言引胡氏說賜與也三賜貨財衣服車馬也與饋獻不及車馬同義按朱子引叔孫豹賜路而不敢乘爲比然叔孫乃天子賜以路故不敢乘非卿大夫所當受之車馬也葉胡兩說皆難以通如葉說則父在無爲爲大夫者矣胡說於三賜終覺不順合缺之

食饗不爲槩只指平常言熊氏此傳家任子孫而胡氏以爲未傳家事者愚謂此無正文若已傳家則食饗子當自裁之矣不必以煩尊者也然已傳家而父或自與賓客往來則子又不得而裁量之

上言爲人子者謂父在也父在子不得爲尸故鄭註云尸
卜筮無父者陳註主人之子不可爲尸然則非主人之子
而父在者遂可爲尸乎與經意違矣孔疏曰尸代尊者之
處故人子不爲也

苟笑如子路笑之之笑故與苟訾爲類藍田呂氏曰苟笑
近於謟非也

登危註疏皆無解蓋卽登高臨深而廣言之凡危險之地
皆不可處也呂氏行險儌幸句尙未分明

孤子當室冠衣不純采專言嫡子深衣云孤子衣純以素
則嫡庶皆然崔靈恩云指謂當室不當室則純采深衣不
云當室者文畧耳集說不引崔說則與深衣不合矣

廣雅小陵曰邱說文陵大阜也註疏不解邱陵二字以人

人所知耳集說解不知何據城高見闊者多故不指不呼恐駭衆集說城人所恃以爲安固者語不可解

疏云踖猶躐也席既地鋪有上下將就坐當從下而升當已位上不發初從上也朱子曰此是衆人共坐一席既云當已位上卽須立於席後乃得當已位上蓋以前爲上後爲下也正與玉藻義同按玉藻云升席不由前爲躐席疏謂與此別此熊氏說非正解而朱子云與之同蓋以升席不由前爲句爲躐席乃釋不由前之故爲其由前則躐席也集說引玉藻而謂登席當由前旣違註疏又與朱子不合且下釋趨隅仍用疏說由席角而升坐不幾更自相違背乎鄭註玉藻升由下也與曲禮踖席同蓋以席端爲前以席末爲後前後卽上下也

鄭云嫁及成人可以出矣猶不與男子共席而坐亦遠別

也鄭以兄弟爲男子葢統言之孔云不云姪及父惟云兄弟者姪父尊卑禮殊不嫌也似非鄭義集說避同等之嫌此用孔說余謂既云姑則對姪而言也既云女子子則對父及諸父而言也言男子則其義不明舉兄弟而上下皆統之矣鄭以兄弟訓男子正合此意纂言謂一家之中有父之姊妹有子之姊妹已嫁而反其兄弟皆不與同席共器此從兄弟二字爲之分解然不如鄭之直捷也

男子二十冠而字女子許嫁笄而字則女子亦有字乎易本義字許嫁也然既云許嫁又云字則字非可以許嫁言之矣註疏及前儒皆無明說

主人親饋則拜而食言雖有長者在而主人親饋及已則拜以荅其敬但不執食興辭自同賓主之禮耳若不親饋

及已則是專爲長者設而於已禮不隆則并不拜而食也
張子說是集說未見分明
餕餘不祭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從朱子說爲當若註疏舊說則父餕子餘夫餕妻餘叅尊卑之序而於不祭子不祭妻文意亦無所當也永嘉戴氏曰父不祭子二句疑與上文不相屬父不祭子夫不祭妻各使其子主之示有尊也按士喪禮虞禮特牲饋食禮少牢饋食禮皆以子祭父而無父祭子夫祭妻之文故記禮者據而言之戴氏所疑爲是集說前一說本朱子後一說本註疏而畧變之然爲子進餕於父妻進餕於夫則不祭而食於論語疏食菜羹必祭推之此語爲非古之飲食必祭乃不忘本之義非謂敬主人之饌也

水涸魚鼈易得本廬陵胡氏孔疏有兩說一說天降下水潦魚鼈難得故注云不饒多也或云水潦降下魚鼈豐足不饒益其多按左傳水潦方降與天降淫雨同義非地氣下降也胡說未確

鄭註契券要也獻粟者無所用契孔謂兩書一札同而別之右者先書故爲尊吕謂古者以契爲信居者執左契行者執右契予人粟者執左契以待之取人粟者執右契以合之皆與獻粟不合易曰後世聖人易之以書契契即書也當是具其多少之數於書以獻非券要之契

獻田宅古無之戴記雜出漢儒非古也孔謂或有重勛爲君王所賜可爲已有此說非是吕氏因有采地之說采地其可獻乎集說載之非是

呂氏曰賜人者使之來取人之所難取也與人者問其所欲人之所難言也賜之而難取與之而難言非所以惠人之道也按集說以賜與分君子小人未當當從呂說

鄭云士師兵眾也孔云虎威猛兵眾之象最爲分明集說乃誤以士師爲官故云非所當警備者而又改云虎威猛士師之象陳氏此解最爲紕繆而補正不之及何也

鄭云急堅也繕讀曰勁以堅勁軍之威怒呂氏曰急迫之也繕修也言作而致其怒也胡氏曰繕完也按左氏杜註繕治也此呂訓所本但謂急治其怒亦未明按繕字疑與作字同呂謂作而致其怒是也繕修治也作亦修治也故疑文意相通然亦未有據

陸氏曰言凡則不特士而已蓋俎大夫亦自徹也以歸則主人使歸之按陸說與鄭註合鄭云臣不敢煩君使也大

夫以下或使人歸之祭於公助祭於君也下當作上疏不知上字之誤謂鄭因君以明臣非也集說載疏語而去鄭姓矣

疏云大夫之所避公家之諱不得避大夫之諱所以然者尊君諱也或云大夫所有公諱者君及大夫諱耳亦無已之私諱按此有兩說疑後說是葢君諱自不待言此大夫所乃公朝治事之所兼爲大夫諱故曰有公諱也陸氏講義謂大夫之名亦固有衆所當諱者是所謂公諱此恐不然古者生存不諱臣且有與君同名者無諱大夫之名當是大夫之父祖諱尊之故不欲犯之耳大夫非一人彼此同之故曰公諱若云避公家之諱則不特大夫所爲然矣何氏云詩書謂教學時也臨文謂禮執文行事時也胡氏

曰詩書不諱誦詩讀書時也臨文不諱文謂文章也故玉藻云教學臨文不諱此當從胡氏集說從舊說而不分明大功小功不諱此語卻分明而疏引雜記以亂之雜記云王父母兄弟世父叔父姑姊妹子與父同諱世有諱弟與妹者乎此自不足信熊氏云大功亦諱小功不諱若小功與父同諱則亦諱之是明與經文反也馬氏說尤舛於父爲祖於己爲曾祖而其服則小功曾祖齊衰服而謂之小功可乎大功小功不諱言其不與父同諱者而已與父同諱則大功小功之諱者多而記何以斷然言之曰大功小功不諱乎議禮之家徒爲煩亂而無當於理若此類者衆矣纂言取之私所未解

盧王皆云世歲也見釋文嘗疑去國三世更父子祖孫百

年之久而爵祿猶列於朝出入猶詔於國恐未有是事以孟子去三年不反推之則盧王解爲是鄭云三世自祖至孫與盧王不同

大夫士見於國君註引聘禮謂見他國之君此亦未然下節云大夫見於國君國君拜其辱卽指本國之君其文同不應異義也

大夫士相見亦指偶爾相見之禮註謂聘於他國而見其卿大夫恐未然

五官以周禮言之則司士當爲宗伯之職註疏以夏官之司士當之非也案此本鄭子所言司士本作司事事祭祀之事也

論語邦君之妻邦人稱諸異邦曰寡小君曲禮自稱於諸

侯曰寡小君註疏皆引陽侯繆侯事謂大饗有夫人見他國君之禮而不辨寡小君非自稱之辭也此記者誤文當以論語爲正

右曲禮

隱犯皆以諫爭言隱則不犯犯則不隱相對言之中著而字非兩意也鄭以事親之隱謂不揚其過失事君之無隱爲不匿情兩句差互失其旨矣陸氏說尤非君親一例而一主恩一主義亦有不同揚人之惡自是不可非獨君也若謂不得言君之過則魏鄭公錄諫爭事付史館眞乃非人臣之義矣事君者道合則服從不合則去記謂服勤至死亦大槩指合者言之非謂與親一例也劉氏說得之然專謂秉史筆者不在此限亦未然秉史筆者獨非人臣乎

是是非非自有萬世之公論人臣至於南郊稱天以誄之名之曰幽厲則亦有之不盡以諱惡爲義也自說春秋者不明此義而後之人君肆於民上而羣臣莫敢以矯其非治亂之源未始不分於此如變雅板蕩召旻諸詩是豈不可謂揚君之過者而聖人存之於經然則如陸氏之說將以孔子爲非是乎屈原離騷發憤極言而於九章之末猶云不畢辭以赴淵兮恐壅君之不識班固揚雄皆有識議千載而下朱子爲之反復嘆息親爲作註後之論者亦取斷於此可矣

檀弓疏以爲六國時人作以仲梁子六國時人也其所載多訛謬如孔子不知父墓孔氏再世出妻及曾子有子子思失禮之事皆不見於他書大抵戰國時異學詆訾之語

是孟子所謂處士橫議者而後儒一一從而附會之亦誤之甚矣

以年譜計之孔子葬母時年十七矣張子曰是時安得已有門人吳氏曰合葬必在數年之後其時已有門人也按張子所疑是也凡檀弓所記其不可信者多矣

朋友之墓有宿草而不哭焉自以經過朋友之墓而言疏引張敷云謂於一期之內如聞朋友之喪或經過朋友之墓及有事故須哭如此則哭焉若一期之外則不哭也然或聞喪在一期之外亦當爲位而哭又不當以期年爲拘若鄭註謂爲師心喪三年朋友期可則不然故疏亦謂非在家立哭位以終期年蓋駁之也

殯葬皆必誠必信故無一朝之患患卽悔也當作君子無

一朝之患而有終身之憂故忌日不樂文偶倒耳孔疏云鄭註毀不滅性謂雖終身念親而不得有一朝滅性之患故惟忌日不樂恐其常毀也鄭註患禍也謂殞滅其身之禍集說又以家宅崩毀爲一朝之患似皆非是

鄭註死日不用舉吉事則樂字當如字謂不作樂也釋文樂字又音洛今集說音洛非子卯不樂亦是不作樂非是不樂也

瓦不可以爲棺註疏皆言始不衣薪而不詳瓦棺之制塈周註云燒土冶以周於棺釋文云燒土爲甎則瓦棺者皆以瓦周於尸而遂謂之棺乎此不可曉疏又引易大傳後世聖人易之以棺槨虞氏尚未有槨後世聖人連殷周言之此亦强解纂言據易大傳後世聖人指黃帝堯舜孟子

古棺椁無度則虞時已有棺椁而以記爲不足信其言
是也
孔氏曰喪服四制祥之日鼓素琴不識彈琴而識歌者琴
以手手在外而遠笙歌以氣氣在內而近也長樂陳氏曰
琴自外作歌由內出也按此說迂泥之甚祥之日鼓素琴
此必記者之誤君子有終身之喪忌日之謂也弔於人是
日不樂甯有大祥之日而鼓琴者乎以檀弓所記推之則
四制所云之誤無疑也
末之卜也不應舉其氏古者卜右則御亦卜也周禮八曰
筮參謂筮御與右也則卜御與右可知末之卜猶言無用
乎卜咎之之辭所以深責御者縣賁父因此赴敵而死馬
之驚敗與車右無與也記止言縣賁父死而公誄之未嘗

及卜國以卜字偶同遂謂責卜國以及御又謂二人俱死皆無所據陳氏謂公責其輕者以見其重記稱縣死卽其責之所不及以見其責之所及皆是誤解又案春秋公敗宋師于乘邱宋敗非魯敗也長樂陳氏謂魯敗於二人未死之前宋敗於二人旣死之後春秋詳其終記者述其始集說皆不載其語

姑息姑且安息也尸子註姑婦女也息兒女也義亦通然在此當從註疏解

王肅以禫祭在祥祭之月二十六月而樂作鄭以禫祭在二十七月二十八月而樂作各有所據先儒多是王肅然喪從其厚則二十七月不可改也此古今禮制之大孔疏已詳言之集說從鄭註而不具載王說全不分明疏畧之

甚
太公五世皆反葬於周近時顧氏辨其無是事其說極詳
按太公子丁公伋入爲天子虎賁氏其或卒於周亦未可
知至其曾孫哀公爲周夷王所烹其在周無疑也古今之
變不同如季武子成寢杜氏之葬在西階之下且入合葬
以後世論之亦斷斷無此事者然亦存而論之可也
周起於豳而化盛於南國故二南之詩用之鄉人用之邦
國而逆暑迎寒則歛豳詩祈年田祖則歛豳雅祭蜡則歛
豳頌此所謂樂其所自生也又書九功惟敘九敘惟歌勸
之以九歌亦樂其所自生之義
禮之報本反始此不忘其本之大者如尊用元酒器用陶
匏亦不忘其本之義

帝王世紀舜三妃長妃娥皇無子次妃女英生商均次妃癸比生二女霄明燭光此不知所據或因禮三妃而附會之未可知也廬陵胡氏謂舜止二妃其論甚辨記蓋誤二爲三爾尚書堯釐降二女於嬀汭無三妃也三字蓋二字之訛帝王世紀云云此皇甫謐因三妃而妄撰名字不可據也

浴於爨室記禮之變也檀弓稱曾申亦曰曾子或者其曾申歟曾子弟子有樂正子春不應無以正之也註多異論余謂此未可信或記者言曾子之貧並無正寢也謂曾子遺言自不其然謂元申失禮亦非人情士喪禮自有明文元申爲曾子之子而乃以父浴於爨室乎且死於適室小斂於戶內大斂於阼豈移尸於爨室而復返於寢而後斂乎抑即斂於爨室乎凡此皆情理之斷斷不可通者先儒亦未之察也

朱子曰居喪初無不得讀書之文古人居喪不受業者業謂簨簴上版不受業謂不敢作樂耳古人禮樂不離身居

喪然後廢樂周禮司業謂司樂也長樂陳氏曰業者弦歌
羽籥之事誦者詩書禮樂之文大功廢業而誦可則大功
以上不特廢業而誦亦不可大功以下不特誦可而業亦
不廢也廣安游氏曰古謂習樂者爲業左傳甯武子曰臣
以爲肄業及之屠蒯曰辰在子卯學人舍業皆以歌詩言
之古者國子教以歌舞歌者雅頌之詩是也舞者因歌而
舞之也少而習業於此故謂之業舍業者舍歌舞之業也
陳氏說分明然當以朱子說爲斷所謂後聖有作雖復損
益可也游氏說業字亦得之集說太畧
皇氏以子思爲原思蓋據家語子思無兄也然則或從嫂
亦不可知孔子則有兄矣纂言因此而謂子思兄早死無
子則臆論耳

馬氏以申祥爲非禮此未然記曰云云此爲父後者子爲王亦各記所聞不當以彼駁此也申祥之哭也或尚未有子或子尚幼皆未可知亦與記所云不相悖也

黃氏以周公之制喪冠縮縫吉冠衡縫末世禮失喪冠亦衡縫故喪冠之反於吉非古也此說爲合但冠字少一喪字遂啓註疏之疑

疑女於夫子與易疑於陰記疑於君疑於臣並同即比儗之意却不必改作儗字也張子疑夫子無異於子夏恐當作疑子夏無異於夫子纂言曰索居猶言獨居

纂言曰凡人號哭之時目有淚出子皐雖當不哭時默思其親亦有淚如血之出經三年之久如此人大笑則齒本見微笑則見齒未嘗見齒言其未嘗微笑也三年二字貫

兩句言三年之內常有哀情而無樂時也按纂言說最明鄭註言笑之微與未嘗見齒句相反集說從之非也疏言大笑則齒本見中笑則露齒微笑則不見齒此依鄭註而悖記文矣

山陰陸氏曰池殯坎也旣祖則塡之故曰主人旣窆塡池孔叢子曰埋柩謂之肂肂坎謂之池是也按陸說甚新異氏不載而取胡氏說廬陵胡氏曰池以竹爲之衣以青布喪行之飾塡謂懸銅魚以實之謂將行也鄭註改爲窆徹以爲聲之誤集說依之而音塡爲窆音池爲徹不言其誤則不可以通矣凡集說於鄭改字多以音代之而此爲尤謬矣宜依鄭註明文方是

鄭註柩無反而反之又降婦人皆非禮也其意謂降婦人

而後行弔禮葢柩既反婦人辟之復升堂不應更降故云皆非禮孔疏明早婦人從堂更降而後行遣車之禮既違鄭義亦與本文不合集說從疏非是纂言兩載之亦未審也

裼裘襲裘有主人未變服變服之分然論語羔裘元冠不以弔則統言之未嘗分也張子曰曾子子游同弔異服必是去有先後各守所聞而往也曾子子游同是聖門高弟其契合與常人殊若使一人失禮必面相告豈有私指示於人而不告之也此段義可疑按張子說是如之何其裼裘而弔語氣輕脫必非曾子語集說不載張子說非是

禮同姓袒免而朋友俱在他邦亦免檀弓之免或是同姓或以朋友而加厚亦未可定其云爲重服以譏之似未然

蓋檀弓已有言矣不必以服譏也至子游於司寇惠子之喪則明是重服以譏之然殊可疑吾聞君子以禮正人之非禮矣未聞以非禮正人之非禮也且與惠子爲友而文子又賢者夫豈不可告語而故爲重服以示其意若以爲不可告語雖重服就臣位亦安必其有益哉旣立適子所譏已行趨而就客位則麻衰牡麻絰仍如故是人之非禮改而已之非禮反不之改也豈其然乎凡檀弓所記可疑者甚多大約雜記所聞而未嘗以義理斷之今亦姑依文以解而不能深爲之說也纂言載長樂陳氏說言此兩條最詳然未免曲爲之解今皆畧之

孔疏世本文子名木彌牟其字也然自稱不應稱字或文子有二名不則世本之誤不則稱字者記者之辭耳纂言

以彌牟反切爲木字彼實稱名而聽者以爲彌牟曲解無當此纂言之鑿也

亡卽死也與上異文爾註以亡爲去位非是危邦無可去之義況謀人之邦邑其危由已致而可去之乎應氏說是然未分明纂言引陳祥道說以亡爲死兩解衛氏集說皆不載則衛說亦不備也

從母節集說解本之註疏後又載朱子說則與註疏不同朱子葢泛論也張子曰此是甥自幼居於從母之家或舅之家孤稚恩養不可無服所以爲此服也非是從母之夫與舅之妻相對爲服纂言從張子按註疏說則於相爲服文義爲順張子說於從母之夫舅之妻文義爲順皆各以其意言之然以義言則張子爲得纂言發明亦詳但以或

曰同爨緦例之則只是依從母家舅家同居者爾未必孤稚恩養比於父母也如昌黎韓公幼鞠於嫂且爲服期其在舅之妻從母之夫不得僅以同爨緦論矣此義古人亦未之及也

兄弟之子猶子也言皆期服與子同也胡氏以猶子爲姪之稱朱子力辨之然未及此

崔氏曰諸侯三卿司徒兼冢宰司馬兼宗伯司空兼司寇三卿之下則五小卿爲五大夫五大夫者司徒之下立二人小宰小司徒司馬之下立一人爲小司馬兼宗伯之事司空之下立二人小司寇小司空今夫子爲司空乃小司空司寇乃小司寇也纂言本之謂季氏上卿叔孫氏亞卿仲孫下卿而夫子乃爲仲孫氏之小司空小司寇也案春

秋傳叔孫氏之司馬鬷戾自稱我家臣也記孟獻子之喪司徒旅歸四布疏據此謂家臣亦有司馬司徒而司徒又爲司空之屬與崔不同孔子行乎季孫與季桓子見行可之仕何以僅爲孟孫氏之家臣且家臣未升諸公何以與聞國政攝行相事也魯有臧氏爲司寇又羽父求太宰夏父弗忌爲宗伯是別有太宰司寇宗伯而崔氏所言未知何據繫言從之亦不考矣

馬氏曰滕伯文乃二孟之叔父也於其兄弟之子且不降則爲諸父及昆弟可知矣吳氏謂註疏以上其字爲滕伯下其字爲孟皮兩句文同不應異義疑馬氏爲是而補正又云當是孟虎孟皮爲滕伯叔父而滕伯皆爲之齊衰不以巳貴而降其旁親則凡上下之親可知矣此說亦得之

小祖高祖以下廟大祖太祖廟又以小寢謂高祖以下寢大寢謂太祖寢此恐未然小寢燕寢大寢則路寢也士喪禮復者升自前東榮降自後西榮在正寢不於廟馬氏說是兩言於廟而不於寢非求神之備也疏據周禮隸僕註謂爲廟寢然隸僕先言掌五寢又言祭祀修寢蓋兩言之何以知小寢大寢之必爲廟寢也疑馬說是衛集說纂言俱不載馬說皆以隸僕註爲據爾

士喪禮惟有朝奠無夕奠以檀弓考之則有夕奠文不具爾敖註云自婦人即位至此唯主言朝哭之禮其夕哭之與此異者唯徹醴酒脯醢不設於序西南爾餘並同朝哭而後朝奠註云朝哭即朝奠也夕哭即夕奠也敖氏夕奠之禮之異未詳所據當必有考其朝哭先徹大斂奠乃適

新饌哭止乃奠奠則禮畢滅燭祝闔戶而不言徹奠則奠
固未徹也夕奠文既不具未知徹於何時但記言朔月童
子執帚從徹者而入舉席掃室布席如初卒奠則是先徹
前夕之奠而後奠以此推之必徹朝奠而後夕奠開元禮
質明行事者先徹奠乃以朝奠入至夕徹朝奠進夕奠書
儀從之而劉氏璋註家禮謂朝奠將至徹夕奠夕奠將至
徹朝奠此本之開元禮書儀此雖非檀弓記所及然亦當
補言之又儀禮記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鄭註饋朝
夕食也孝子不忍一日廢其事親之禮於下室日設之如
生存也進徹之時如其頃賈疏鄭註鄉黨一日中三時食
今註云朝夕不言日中或鄭畧之亦有日中也或以死後
畧去日中直有朝夕食也按賈說非是孝子事死如事生

豈以死後而去其一時之食古人只朝夕二食無日中之食文王朝於王季日三鷄初鳴問寢安否非食時日中又至則問朝食日暮又至則問夕食古世子之記曰朝夕之食上蓋不及日中食喪禮朝一溢米暮一溢米孟子亦言朝不食夕不食是古無日中食也鄭此註是而賈以鄉黨証亂之非是又此下室之饋皆象生存故進徹之時如其頃謂象生平進食之時之頃非謂朝夕奠也敖據此而疑開元禮之誤非是又殯宮有朝夕奠而下室之饋自如生時此所謂於彼於此蓋不知神之所在而彷彿以求之也至卒哭殯宮朝夕之奠已徹而下室之饋則移至正寢此雖無明文而千載而下可以意測也敖氏謂下室之饋使人代之竊謂此主婦或子弟之類蓋平時進食亦未必皆

身親爲之既在喪次不入中門則使人代之亦可也萬氏據經文謂無下室之饋而記所云饋於下室卽殯宮朝夕奠夫經所不及者多矣有朝奠無夕奠而又系於徹大斂奠之後豈大斂後僅一朝奠而每日遂無朝夕奠乎抑有朝奠而無夕奠乎何以云經文所無而記不當別有之也經有士虞禮而無兩祥祭禮記有之小祥曰薦此常事大祥曰薦此祥事又可據經文而謂並無小祥大祥之祭禮乎不知萬氏何以解也下室之饋記不言止於何時禮卒哭不奠猶朝夕哭則下室之饋遷於正寢當在卒哭後之復於寢之日朱子謂卒哭之後不復饋於下室此未詳所據然以意度之左氏所云特祀於主者則移下室之饋於此也猶存朝夕哭當以朝夕上食故但不如朝夕奠之禮

盛耳小祥後除朝夕哭豈自此不復朝夕上食乎抑仍上食而遂不朝夕哭也鄭據穀梁練而祔廟則練後已徹几筵而朱子從杜氏說則大祥後當祔祔後方徹几筵也此於經皆無明文而記言燕養饋羞湯沐之饌如他日雖不言至於三年亦未嘗卒哭而除也祔畢主反於寢鄭必有據王肅議禮必反鄭而於此未嘗異議此雖經所不言而亦未嘗言祔畢卽遷廟也萬氏承陸王之學必以朱子爲非故附辨之至於卒哭之後移下室之饋於正寢似爲有理故畧攷諸說而俟後之君子質焉

方氏事死如事生之說可以言下室之饋而不可以言朝夕之奠故纂言止載鄭註向以方說爲是未之詳也朝奠至於夕夕奠至於朝此又孝子不忍死其親之意陰陽交

按只以日出逮日入言之耳此義當補入

卒哭後惟朝夕哭卒無時之哭此先王以禮爲之節其實喪次之中哀至則哭非朝夕外遂不可以哭也記曰父母之喪哭無時此通三年言之正是補明此義孔疏謂哭無時有三種未殯之前旣殯之後與小祥後是專以卒哭後小祥前哭必以朝夕也且小祥之後哭無時與未殯之前旣殯之後亦復不同不可以例論又以下句謂此之哭無時專指小祥以後尤拘而不可以通矣

禮運三年之喪期而從政疑此末世之變禮君薨聽於冢宰三年豈以大夫士而期之外遂可使乎君子不奪人之喪國之士大夫多矣何以必使此衰絰之人也曾子問今以三年之喪從其利者葢通卒哭以後而言孔氏謂卒哭

而使非禮之正然則期而使遂爲禮之正乎是人臣不復有三年之喪也此疏家拘泥之誤不可不辨

練服經無正文雜記鄭註功衰旣練之服也孔疏小祥後衰與大功同故曰功衰賈氏儀禮疏曰斬衰初服麁至葬後練後大祥後漸細加飾斬衰裳三升冠六升旣葬後以其冠爲受衰裳六升冠七升小祥又以其冠爲受衰裳七升冠八升孔疏又曰小祥而著練中衣故曰練也練衣者練爲中衣黃裏者黃爲中衣裏也正服不可變中衣非正服但承衰而已故小祥而爲之黃袷裏也按註疏說則練皆用功衰大功降服七升賈疏衰裳七升卽大功衰也中衣孔疏以爲用練練熟繒帛也非布也則恐未然繒亦布之總名檀弓練衣不註玉藻士練帶疏用熟帛練爲帶大祥縞冠縞生白絹而小

祥之冠已用熟縉似非變除之義呂氏曰斬衰之冠假而勿灰錫則緦而加灰錫則事布而不事縷服雖輕而衰在內鑴意練衣之升當如功衰加灰事布當如錫有緣與裏當如衣衰則無緣與裏故比功衰爲輕功衰則卒哭所受也如呂說則練衣即正服與功衰同但更加練治故不曰功而曰練蓋皆用布以此推之則練冠亦用布也其說爲長其謂功衰卒哭所受則不然卒哭以成布六升而大功之衰則七升八升九升非六升其非卒哭所受明矣通典云三月而卒哭受以六升布爲衰裳七升布爲冠小祥而練除首絰受以七升布爲衰裳據此則衰與練衣爲二也張子曰小祥乃練其功衰而衣之則練與功衰非二物家語季桓子喪康子練而無衰子游問於孔子曰既服練服可以無衰乎孔子曰無衰衣者不以見賓何以除焉按此練服與衰不同家語之言不足信也

皇氏曰凡六冕及爵弁無裘先加明衣次加中衣冬則次

加袍繭夏則不袍繭用葛也次加祭服若朝服布衣亦先以明衣襯身必加中衣冬則加裘裘上加裼衣裼衣之上加朝服夏則中衣之上不加裘而加葛葛上加朝服熊氏曰六冕皆有裘與皇氏異今按惟冬用裘其夏時自當用葛春秋當用袍繭之類冕弁元端服皆然或云有裘或云無裘俱非也但裼襲之別專以裘言此則不可以通儀禮賈疏言四時衣服之異大槩與皇氏同而尤分明皆以裘上有裼衣裼衣上卽正服無襲衣也孔蓋誤以緣爲中衣中衣內又有裼衣因推之吉時別有襲衣與練中衣同考之經文及鄭註皆無所據也

儀禮覲禮燕禮公食大夫禮皆無裼襲之異唯聘禮有之鄉射以袒與襲相對而言裼與袒同玉藻君在則裼盡臣

於君所皆免上衣乎此不可考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雖緦必往非兄弟雖鄰不往按此條當以三年之殯言雜記云三年之喪雖功衰不弔自諸侯達諸士如有服而將往哭之則服其服而往又云有殯聞外喪哭之他室入奠卒奠出改服即位如始即位之禮疏有殯謂父母喪未葬外喪謂兄弟喪在遠者也據此兩條集說以三年之殯解得之但未詳耳方氏據三年之喪不弔謂雖緦必往不指三年之殯非也纂言載之非是蓋三年不弔者謂外人之疏者也至於五服之親不可以已則服其服而往哭之其在遠則哭之於家以雜記兩條證之益明方氏又謂大功未葬不弔則雖鄰不往以大功以上而言亦非是此條蓋專主三年之殯舉其重者而其他可以類推然未之及也兄弟

亦是舉其一如世父母叔父母及昆弟之子亦弔也然此可以例推故雜記止云有服又檀弓下篇云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哭於側室無側室哭於門內之右同國則往哭之與此節正相發明通典王瓚曰檀弓言往哭不分輕重通三年當往也又引雜記斬衰言功衰乃服其服而往則齊衰亦於功衰乃服其服此則不然以檀弓參之則有殯時斬衰亦服其服而往也雜記雖功衰不弔是極言之如有服句不承功衰爲義皇氏曰如有服雖有功衰下實通初喪言之元自分明

檀弓鄭註不言椁制之異喪大記君松椁大夫柏椁士雜木椁亦不言其制夫子制於中都四寸之棺五寸之椁孟子言中古棺七寸椁稱之則棺必有椁而其制不詳士喪禮下柩後加折加抗席加抗木而不言椁季康子之母死

章鄭註歛謂下棺於椁張子曰古之椁言井椁以大木自下排上來黃氏喪禮亦有井椁葢是先累木於壙中爲椁而後下棺也按士喪禮既井椁主人西面拜又左還椁反位哭不踊婦人哭於堂鄭註匠人爲椁刊治其材以井構於殯門外也反位拜位也既哭則往施之竁中以賈疏檀弓既殯旬而布材與明器則椁及明器之材布之已久豈今始獻但至此時將用故主人親看視既哭之則往施之竁中也匠人主木工之事刊治有功故主人拜之也此在筮宅之後既筮宅則即營建兆域矣井椁椁形如井先以置之壙中故葬不更及耳

孔疏棺既不用釘但先鑿棺邊及兩頭合際處以小要連之令固棺並相對每束以一行之衽連之若豎束處則豎

著其衽以連棺蓋及底之木使與棺頭尾之材相固挨疏
云並相對則棺兩邊皆有衽故曰以一行之衽連之非一
束只一衽也棺皆四周前後與兩邊同喪大記註兩邊各
三衽可證陳說之誤

柏椁以端長六尺當以橫處而言若以從言椁周於棺必
不止六尺也天子之棺四重以註計之共二尺四寸其容
尸再得二尺則四尺四寸椁及厚二尺棺椁之閒倘容他
物則六尺以橫言之亦不足或者有四尺共得八尺孔疏
每段長六尺而方一尺未能詳其說也

天子之棺四重其殯也載於輴車而外叢以木象椁之形
耳非椁也鄭註如椁孔疏象椁之形元自分別自廬陵胡
氏有疑於此而纂言遂謂菆木以周龍輴即所謂椁也而

強解鄭註以附合之不知孔疏象椁之形四字又作何解
而纂言亦並載之得毋自相矛盾與既殯旬而布材與明
器材椁材也則殯時無椁可知士喪禮將葬井椁既乃往
施之壙中比葬則下棺於椁天子亦然是椁至葬方有之
殯則無有也此纂言之誤當正之
棺椁之制記言棺周於衣椁周於棺土周於椁則棺椁之
制相同也以士喪禮考之椁謂之井椁則似井之形蓋有
底而無蓋也以其有底故藉棺祇用茵以其無蓋故上有
折有抗木有抗席鄭註既井椁往施之壙中葬時下棺於
椁此亦甚分明也檀弓柏椁以端長六尺鄭註端題湊也
其方蓋一尺孔疏端猶頭也又云以此木之端首題湊向
內記交既爾而註疏又不明故難以考諸書卒引疏說而

無所解釋盧陵胡氏又謂見漢霍光傳及漢儀注考之漢書便房黃腸題湊各一具服虔曰便房藏中便坐也蘇林曰以柏木黃心致累棺外故曰黃腸木頭皆內向故曰題湊如淳曰漢儀注天子陵中明中高丈二尺四寸周二丈內梓宮次楩椁柏黃腸師古曰便房小曲室也如淳以爲楩木名非也則漢儀注乃不足據而黃腸題湊以椁言題湊二字實鄭註所本也反復參考都無明說讀禮通考於茵折抗木抗席皆有圖而椁無之葢不能以圖也井言其深未必方如井字註疏不甚詳更以意通之

君之適長殤公之庶長殤孔疏君五等諸侯也公亦諸侯也按此互言之君卽公也鄭註庶子言公卑遠之已是衍說疏有地大夫以上皆有君號乃解鄭註庶子言公之義

非正解此君子也集說引此而謂公專言五等諸侯其解大謬補正不之及何也

註疏皆以杖爲服斬疏云君喪則備服衰杖不云衰從可知也纂言載疏云杖謂服斬疏無此文以意推之耳疏以杖爲服斬故云被君命故稱達官對不達者爲長故云長不達於君謂府史之屬此皆曲爲之說府史之屬乃庶人在官者爾不得謂之官也以朱子之說推之則專主杖言太常卿杖以其爲長也太常少卿則不杖以非長也豈太常少卿則不服斬乎此當以朱子之說爲主而註疏之言非也纂言並載兩說而無所折衷其意未詳

有殯聞遠兄弟之喪同國則往哭之蓋制其服而往哭也曾子之於子張朋友之義比於兄弟而無服故不說齊衰

而往哭非弔也且止云有母之喪則固不在殯矣記者記此於有殯節之後正所謂禮以義起者葢善之也鄭註分明而孔氏有服無服之云誤解註義後來多引三年之喪而弔哭句以曾子爲非禮非也劉氏說亦未然檀弓所記如襲裘而弔喪欲速貧之類多非其實而此條却無非曾子之意也孔氏有服無服之云乃解鄭註以其無服非之之義非解於朋友哀痛甚而往哭之非若凡弔之義也鄭註分明自指後註而言而孔氏有服無服之云似不相對值後註實未有疏也

徐邈曰左傳稱孔悝反祏又公羊大夫聞君之喪攝主而往註義以爲斂攝神主而已不暇待祭也皆大夫有主之文大夫以下不云尺寸雖有主無以知其形制然推義謂亦應有銘旌題別亡者設重於庭亦有所憑祭必有尸想像乎存此皆天子及士并有其禮但制度降殺爲殊何至

於主惟侯王而已禮言重主道也埋重則立主今士大夫有重亦宜有主以祀別座位有尸無主何以爲別將表稱號題祖考何可無主今案經傳未見士大夫無主之義有主者爲長按徐說最明陳氏禮書本之鄭註祭法大夫士無主許愼五經異義大夫士無主大夫束帛依神士結茅爲菆徐說有主者爲長則其時固有有主之說矣清河王懌引王肅云重未設主之禮也士喪禮亦設重則士有主明矣疑是王肅說也又清河王懌云饋食設主著於逸禮則逸禮固有明文魏時尚有可考但後不傳耳不知孔疏何以不及王肅說也禮大夫三廟適士二廟官師一廟若無主何以有三廟二廟一廟之別乎近世汪萬兩先生之說皆得之

并經葛而葬鄭以士喪禮無改服而葬之文大夫當亦同

之故惟據天子諸侯陸氏曰卿大夫以下皆然以下周人弁而葬殷人冔而葬知之也蓋以立文與周卒哭而祔殷練而祔同未嘗分別天子諸侯卿大夫士疑陸說爲長然士喪禮卒哭脫絰帶於廟門外去麻卽葛豈葬後返故服至卒哭而後脫之乎崔靈恩云天子諸侯則首服素弁以葛爲環絰大夫素弁加環絰士則素委貌加環絰首服素弁疑有誤字不應大夫與天子諸侯同也此說與陸氏同然亦不言所據又云天子諸侯變服而葬既虞卒哭乃服受服推之士禮則與卒哭後脫絰帶於廟門外不合大抵經無明文各以意言之耳

疏云素弁謂素帛爲弁如爵弁而素葛與弁絰連文故曰葛環絰然則帶仍用麻也陸氏曰弁絰葛在下則葛帶也

經仍用麻與孔異愚意弁經葛葢兼言之皆易以葛經不言葛葛不言經互文爾

集說吾親託體地中當以禮敬之心接於山川之神此說誤意指釋奠不知此有司之事非孝子之事也神即親也以其既葬故以神言疏云日月踰時敬心乃生大夫士三月而葬敬心未生也其語非是然可以知集說之誤矣

鄱陽洪氏曰常作陳行人儀使於師夫差謂大宰嚭曰簡策互差更錯其名按此說是纂言從之集說葢未之考也春秋時曰邑戰國時曰縣然春秋已有以縣名者楚滅國以爲九縣晉絳縣及趙簡子誓辭上大夫受縣檀弓六國時人作故曰邑裘氏與縣潘氏兼而言之裘氏潘氏兩邑名也註以縣潘爲邑名非是

士喪禮小斂士舉男女奉尸俠於堂大斂士舉遷尸主人奉尸斂於棺乃蓋記云季康子之母死又云小斂則死時非葬時也般請以機封疑是不以士舉而以機運轉俠堂斂棺封字乃假借言之猶喪禮之入棺亦稱斂也然與公肩假所云公室視豐碑三家視桓楹語不合以公肩假之云則謂指葬之封是矣而記言死不言葬注者又斷方小爲句絕以斂爲下棺於椁則又不合此自記文元有訛誤不可詳考闕之可也

春秋初書楚曰荆蓋以州舉也其後皆曰楚至秦莊襄王名楚乃以楚爲荆而檀弓記楚事皆曰荆如有子言夫子將之荆襄公朝於荆此說乃先秦人之作非七十子後人所記也其去孔子時遠矣故所記往往多可疑者後之人

未有據此以爲辨也

左傳及郊遇懿伯之忌敬子不入杜註叔弓禮椒爲之辟仇疏引檀弓而謂敬叔即此敬子也懿伯是惠伯之叔父爲人所殺及滕郊遇懿伯之忌逢其仇也敬叔不入以禮懿伯欲使惠伯報叔父之仇殺彼人也惠伯以公義不可謂鄭註敬叔有怨於懿伯而難惠伯其解爲謬此疏亦出孔氏而與禮疏大異鄭註亦止謂敬叔有怨於懿伯難惠伯疏發言敬叔殺懿伯不知何據又曲爲解在路不難惠伯而及郊將入始難惠伯之故以左疏考之皆是後來臆說也甚矣諸家都不引左疏以駁其妄而纂言又備載孔疏以爲實然豈左疏亦不之考乎集說引劉註得之而亦不及左疏左疏亦未必然但以此參考則禮疏之妄不辨

而明矣左疏出劉炫禮疏出熊安生皇侃故不相合而孔
疏各據所傳是以自相剌謬而不知也
劉氏以懿伯之忌爲忌日案喪大記大夫士旣練而歸朔
月忌日則歸哭於宗室註忌日死日也此指大祥之日則
忌日爲懿伯之練祥無疑矣當是練日叔父之服期是日
惠伯當除服故敬叔爲惠伯欲至次日入而惠伯以義斷
之若是大祥之日惠伯服制已滿無所避矣竊意當以此
說爲定也
註疏以撥爲紼紼繫於輴三臣者合廢輴故曰竊禮之不
中者也又謂此唯據殯時大夫殯用輁軸不得用輴若朝
廟下棺時乃用輴楡沈以水澆楡白皮之汁有急以播地
引輴車滑也其解煩曲不明而於爲楡沈故設撥亦難以

通纂言從陸氏說榆木名蕃以爲輴車之輪轂者沈猶重也木性旣重所載又重爲難轉動故殯設撥以撥其輪大夫殯用輁軸轉動甚易旣不用輴則撥無所施徒爲虛器實無所用蕃僭竊其禮而不中事宜者也其說爲順然疏又謂朝廟下棺之時用輴無以解於此語也大抵撥榆沈古制皆不可考諸家率以意言之疏一說方氏一說陸異又一說存而闕之可也

孔疏云天子之殯載柩於龍輴累材作椁題湊其木幬覆棺上而後塗之諸侯以輴載柩不畫爲龍亦累木爲椁設木於上以幬不爲題湊直橫木覆之亦泥塗其上按此條較明更以前疏參之蓋天子之殯叢直木以周於輴至上猶開加斧於上而別以木亦直叢以頭相向下方而上則

尖所云題湊所云爲屋四栫其制可以想見諸侯則不直
叢題湊唯加周横木覆之其上而已椁之木則横累而上
塗之木則直叢於旁非椁也而其形則似於椁疏不明言
上別有木以覆之而幾疑以椁木爲題湊是以參差不合
於此條横木覆之一語方悟其制然亦未知是否
古者溝洫畎澮之閒皆有道路其葬也必不行於田中犯
人之禾微有所犯而已非廣有所踐踏也以邑長而且償
之則後之葬者道旁之田得援此以爲例是行小惠而反
啓無窮之爭也故子皐曰買道而葬後難繼也其爲慮也
遠矣鄭註恃寵虐民非也
原壤沐椁之歌恐無是事乃老莊之徒自放於禮法之外
設爲是言以見夫子亦不得而責之記禮者不察而載於

篇纂言謂夫子天覆地載何所不容然則於壤之夷俟又何責乎朱子謂不可但已只得且休亦是因文立說竊謂當斷以記者之誤載爲正也

趙文子晉世卿執政之臣不必與人交利其子世爲大夫不必屬其子於人也管庫之士所舉七十有餘家不應管庫賢者如是之多其所舉亦不應止於管庫之士也以此知美文子是直無識之人耳纂言所載孔疏及李氏註頗有微辭然此意亦未之及也

右檀弓

王制乃漢文帝令博士諸生作其時去先秦未遠老師宿儒猶有一二存者大抵采取六經諸子之言如言班爵祿取之孟子言巡狩取之虞書言歲三田及大司徒大司馬

大司空三官取之公羊言諸侯朝聘取之左氏古書今不盡可見其餘葢皆有所本也惟周禮未出故所言與周禮絕不同註家多以周禮證之宜其乖戾而不合也

五瑞五玉見於虞書則五等之封舊矣夏殷相承當亦不易鄭謂夏爵三等殷因之其說無據葢以緯書言之疏亦謂合文嘉之文不可用也而以孝經爲夏制又妄矣

附庸鄭註小城曰附庸孔疏庸城按此則庸與墉通王莽改附庸爲附城以此集說民功曰庸本長樂陳氏與註疏不同當從鄭注大雅以作爾庸毛傳庸城也與鄭注合而鄭箋則庸功也別爲一解呂記從鄭而附注毛傳嚴粲亦從鄭集傳並載毛鄭說按以詩文義考之當從毛傳鄭於禮注是而詩箋則非也

上農夫食九人其次食八人其次食七人其次食六人下農夫食五人本之孟子與周禮大司徒上地家七人中地家六人下地家五人不同孟子以力之勤惰言所食有多寡之不一周禮以地之肥磽言所授有多寡之不齊也且孟子明言上農夫下農夫周禮明言上地中地下地疏家牽合爲一非也

秦制天下爲郡縣故稱天子曰縣官其稱畿內當曰縣內也天子之縣內蓋本秦制言之鄭云夏時天子所居州界名考之於經皆無所據陸氏引周禮公所受田在大郡之畺地卿所受田在小都之縣地大夫所受田在家邑之稍地此所謂縣內舉中言之亦是強爲之解王制元不與周禮同

天子無事與諸侯相見曰朝此用穀梁傳文吳氏據長樂陳氏說以爲諸侯相朝者是也記文衍一與字

周禮師氏居虎門之左司王朝掌國中失之事以教國子弟凡國之貴遊子弟學焉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而合國之子弟焉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師氏所教乃小學而大司樂所教則大學也王制之說與周禮正合註謂殷制非是

鄭以虞庠爲小學而周之虞庠在國之西郊故謂小學在郊爲周制以余考之蓋不然國之小學自天子之元子衆子及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皆在焉大戴禮云王子八歲入小學束髮入大學尙書大傳云公卿之大子大夫元士之適子年十三入小學年二十入大學此八歲十三歲者

方入小學必不以遠置之西郊也鄭註大戴禮小學謂虎闈師保之學也大學王宮之東亦與禮註不同豈鄭意以虎闈爲王子之小學而國別有小學在郊乎山陰陸氏說以虎闈爲小學大學在郊而謂在東郊西郊者又非此學然師氏言國之貴遊子弟屬焉則固兼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矣至國之俊選則習禮於大學而不入於小學者也郊之小學不應空無其人而別置之當以王制爲的周制畿內千里百里爲郊公五十里伯三十里子男十里近郊各半之則西郊當在五十里之外矣於此置小學必不爾也方氏曰言小學在左則以見大學之在右大學在郊則以見小學之在國此非特諸侯爲然雖天子亦然舉小以見大也

鄭註暴猶耗也浩猶饒也孔云物被殘暴則虛耗浩者是多大之義長樂劉氏曰踰禮越中殘暴其物俾有不足者故曰暴也儉乎禮而不盡其財故曰浩謂財有餘而禮不

足也此謂因喪祭多用而致不足少用而有餘也吳氏曰暴如日之暴曬乾暵削小宜加之以浩潤浩如水之浩渺汎溢過多宜約之以限節此即陳氏殘敗汎溢之義謂以少用爲不足以多用爲有餘也而說正相反集說補正未之明辨也

夫圭田無征鄭云夫治也治圭田者不稅廬陵胡氏曰夫發語辭長樂陳氏曰夫圭田無征者以治田之夫爲言也嚴陵方氏曰以其田必使餘夫治之故謂之夫圭田吳氏曰夫圭田夫田謂餘夫所受二十五畝之田圭田謂卿以下所受五十畝之圭田也按吳氏說與陳方異纂言引陳方乃刪削以就其說考之集說不盡然也方氏有云夫圭田無征不特圭田然也雖餘夫之二十五畝亦然以夫言

之又有見於圭田無征者所以優賢能夫無征者所以優老弱而已方氏蓋推言之而不直以夫字爲餘夫之田也吳氏因方說而畧變之但夫圭田三字不詞疑從胡氏爲是

命鄉簡不帥教者凡四不變而後屏之本文不著其年鄭註據學記中年考校以一年三年五年七年九年爲率而孔疏更詳言之又謂大學正簡不帥教者在九年之後此皆於經無所見陳氏謂鄉遂之所考在三年大比之時國子之出學在九年大成之後則又與註疏不同大抵周禮王制學記所言各是一事必欲牽合爲一則有不可以通者矣

班固食貨志曰八歲入小學學六甲五方書計之事始知

室家長幼之節十五入大學學先聖禮樂而知朝廷君臣之禮其有秀異者移鄉學於庠序庠序之異者移國學於少學諸侯歲貢少學之異者於天子學於大學命曰造士

按班氏論入學之期同白虎通而不言爲大子之禮是時去古未遠當必有所據也舊以庠序爲鄉學皆小學國學爲大學而班氏之言則以里閈之學爲小學而庠序則大學也以理考之班氏爲長尙書大傳十有三年始入小學見小節焉踐小義焉二十入大學見大節焉踐大義焉與班氏所言小學大學之別畧同學記里有塾黨有庠術有序國有學鄭註不分別小學大學王制命鄉論秀士升之司徒曰選士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曰俊士鄭註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俊士謂可使習禮者學大學也孔氏推其說謂內則云

二十而冠始學禮此升於大學曰俊士年已二十故鄭註謂可使習禮者又引大傳王子公卿大夫元士之適子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餘子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鄉人當與餘子同故鄭知二十習禮之時在大學也據此則鄭孔之說皆以鄉學爲小學國學爲大學也然在二十以下未必有德行道藝之可考而鄉簡不帥教者至於移郊移遂九年而後屏之亦非小學中事也王制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註又云上庠右學東序東膠大學也下庠左學西序虞庠小學也末云其立鄉學亦如之是國學中固有小學大學鄉學中亦當有小學大學也孔疏以鄭注鄉學專承上文庠制似鄉但有小學無大學然孔氏又謂黨學教閭中所升遂學教黨學所升則亦似有大小

學之分也

尙書大傳歲事既畢餘子皆入學年十五始入小學年十八始入大學距冬至四十五日始出學傳農事則鄉學固自有大小學矣惟國都大學之教四時皆有所習至鄉之大學則止以百日爲期未嘗終歲於學之中也古者士出於農則其昏愚頑惰不能爲士者或歸之於農或降爲工商可矣而云命鄉簡不帥教者此卽周官所謂罷民傲很不奉法爲鄉里患苦者故爲之移左移右移郊移遂以變之其卒不變也乃屏之遠方非止昏愚頑惰不能爲士而已也百日之學卽今之冬學此自田野之民若士之子恆爲士則內則所云出就外傳者又不以此例論矣鄉學之所升蓋十之一二而已其不在選造之列而終身於鄉學者固多也鄉大夫之職三年則大比攷其德行道

藝而興賢者能者以禮賓之厥明獻賢能之書於王王拜受之登於天府內史貳之蓋選俊之士乃取其材之秀異而學業未成故以屬之大樂正而鄉大夫之所興則鄉學中學業之已成者則不必更屬之學而教之也按鄭註秀士鄉大夫所考有德行道藝者則以選士爲三年大比所升也而孔疏則以進士爲大比所升故止云鄉大夫論量考校此鄉學之人有秀異之士者升於司徒名進在司徒身猶在鄉學其解德行云考友之徒道藝云多才藝不以鄉三物爲說其後又云鄉大夫三年大比獻賢能之書於王名則升於天府身則任以官爵則下文云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以告於王曰進士也彼據鄉人故三年一舉此據學者故中年考校殷周同也熊氏以爲此中年舉者爲

殷禮鄉大夫三年與者爲周法其義非也蓋與鄭不同然鄉論秀士升之司徒而周禮三年大比則登之於王內史貳之固絕不相合而大樂正所升屬諸司馬亦與鄉大夫無與註疏之說皆未然也竊意周禮王制各有所指不可合而爲一熊氏所言殷周之分固無其據而其判兩者而言之則較鄭孔爲得矣

孔云選士雖升名司徒猶給鄉之徭役俊士身雖升學猶給司徒徭役若其學業既成皆免其徭役者是謂造成之士也按選士俊士外別立造士之名故孔疏迂其說如此方氏亦云有選士之造有俊士之造然本文謂升於司徒當即指選士升於學當即指俊士若謂學業既成與俊造有別則本文殊不見此意也後云國之俊選皆造焉又云

大樂正論造士之秀者言俊選不言造士言造士不言俊
選則造士卽俊選而孔疏所云失其指矣陳氏集說不載
孔疏爲得之
春秋教以禮樂冬夏教以詩書此只槪言之蓋禮有升降
俯仰周旋進退之儀樂有干戈羽籥弦歌舞蹈之節冬夏
大寒大暑之際固不便於此也故以春秋學之至於詩書
則誦讀而已鄭註以陰陽爲別非是又云互言之詞亦未
明文王世子春誦夏弦秋學禮冬讀書與此小異是所傳
之不同諸說多鑿唯廬陵胡氏得之孔疏四術不可暫闕
蓋知此意特牽於鄭註爾方說推衍爲詳然愈舛矣纂言
取之非是四術卽四教孔疏當光揚尊崇此四術以爲教
謂敷暢義理贊明旨趣使學者知之

小學大學見於大戴禮保傅傳尚書大傳白虎通食貨志詳矣考之經則惟王制曰小學在公宮南之左大學在郊鄭云此殷制而他則無所見鄭孔諸儒之說紛紜不一故朱子於通解學制篇謂其名號位置節文之詳今皆無以考其實讀者不必深究也然其大畧亦不可不知謹案鄭氏云上庠虞右學殷大學也在西郊下庠虞左學殷小學也在國西序夏虞庠周亦小學也西序在西郊周立小學於西郊爲有虞氏之庠制是以名庠云孔氏云殷之學禮在於大學明堂位云瞽宗殷學文王世子云禮在瞽宗殷之大學也若周則大學曰東膠瞽宗不得爲周之大學也故鄭註儀禮鄉射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而又以有虞氏之庠爲鄉學則周之尋常習禮在殷學之中至九年爲王子不

變其習禮當於東膠大學然則餘子十八入大學嫡子二十入大學者皆殷法也若周法立當代大學在公宮左大學仰東膠也又立小學於西郊小學卽有虞氏之庠其習書於虞氏之學習禮樂於殷之學習舞於夏后氏之學故文王世子云春秋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於東序春誦夏弦大師詔之瞽宗又云禮在瞽宗書在上庠詩則無文鄭云弦謂以絲播詩則習詩亦在瞽宗然詩與禮樂雖各在其學習之至二十入大學之時仍於大學之中兼習四術故註云習禮皆於大學是周之大學亦習禮也禮旣在瞽宗又在大學則其餘亦可知也又云春夏學干戈秋冬學羽籥皆據年二十升於大學者若其未升大學之時則春誦夏弦在殷之瞽宗也註云立三代之學者謂立虞夏殷

學也其虞之學制在國兼在西郊郊則周之小學也夏殷之學亦在國而鄭註儀禮云周立四代之學於國者合周家爲言耳夏后氏之學在上庠即周之大學爲夏之制也按上庠乃虞庠疑疏誤當作東序方氏曰上庠居於西郊如其說則上庠即虞庠也先師以爲三代學皆有大學小學今案下養老於東序是周之大學夏之東序也又王制云養老於虞庠是周之小學爲虞庠也又此學虞學也此刻本誤當作又瞽宗殷學也學舞於夏學學禮樂於殷學下當云學書於虞學若周別有小學大學何所教也鄭氏又云董仲舒曰五帝名大學曰成均則虞庠近是孔氏又云周之大學在郊者鄭駁異義云三靈一雍在郊熊氏謂文王之時猶從殷禮故辟雍大學在郊劉氏則以爲周之小學爲辟雍在郊也又云周立三代之學又立周之大學於東謂之

東膠立小學於西郊謂之虞庠又云周以虞庠爲小學在西郊或偏在四郊鄭氏註大戴禮云周立四學爲東序瞽宗虞庠及四郊之學也鄭註祭義四學謂四郊之虞庠與此不同大戴註則似虞庠外別有四郊之學矣　又周禮疏賈氏云五帝總名成均當代則各有別稱若三代天子學總曰辟雍當代各有異名但無文可知也又孔氏云諸侯唯立時王之學其有功德者得立三代之學若魯國之比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也按虞之上庠下庠殷之右學左學夏之東序西序其大學小學之分雖無所據然無異說若周立四代之學則鄭孔之論有自相牴牾者如以東序爲大學而又別有東膠以瞽宗虞庠爲小學虞庠在西郊而又有上庠又東序與虞庠相對東序在東虞庠在西鄭註以諸侯言然王都自不異是又有在

國之虞庠矣三代學各有大學小學孔氏駁其非是然既有東序又有東膠有西郊之虞庠又有在國之上庠則舊說未可非也成均辟雍皆天子學之名自指大學而鄭氏以成均爲虞庠劉氏以爲辟雍在郊皆爲小學恐未足據周禮大司樂掌成均之法以治建國之學政王制天子
曰辟雍則成均辟雍自爲周大學之名諸說皆非也長樂劉氏據內則十有三年學樂誦詩舞勺成童舞象勺者周公告成大武之詩舞干戈者武舞也其樂以勺爲節焉象者武王告成象舞之詩舞羽籥者文舞也其樂以象爲節焉石林葉氏又謂干戈羽籥小學之教所以成始則獨主於樂詩書禮樂大學之教所以成終則備習以經其說與長樂劉氏合而馬氏則云自春夏學干戈以至於胥鼓南皆大學之法也自春誦夏弦以至於禮在瞽宗書在上

庠皆小學之法也則仍用註疏說矣長樂陳氏又謂瞽宗主以樂教春教以樂語夏教以樂音其義爲難知故大師詔之瞽宗則春誦夏弦大學之教非小學之教也又云由小學之書以進於瞽宗之禮樂由瞽宗之禮樂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周之教法可知其言瞽宗與諸說別而成之以東序之舞則仍舊說也石林葉氏又謂立夏學於東而周之東膠與之並立立虞學於西而殷之瞽宗與之並立王制所謂東膠者其卽辟雍與其說位置不甚分明長樂陳氏則謂四代之學見於王制而周又有辟雍成均瞽宗之名上庠東序右學東膠大學也故國老於之養焉下庠西序左學虞庠小學也故庶老於之養焉記曰天子設四學蓋周制也蓋周之學成均居中其左東序其右瞽宗此

大學也虞庠在國之西郊則小學也記曰天子視學命有司行事祭先聖先師焉卒事遂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又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所以教諸侯之弟祀先賢於西學所以教諸侯之德夫天子視學則成均也命有司行事祀先師先聖焉即祀先賢於西學也所謂祭於瞽宗者也有司卒事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即養國老於東膠也所謂食三老五更於太學者也然則商之太學在周謂之西學亦謂之瞽宗夏之東序在周謂之東膠亦謂之太學蓋夏學上東而下西商學上右而下左周之所存特其上者而右學東序蓋與成均並建於一邱之上也陳氏說最爲分明然以東膠爲太學恐不然蓋成均居中自當專太學之名東序瞽宗列於左右故分言之則曰成均曰東序

曰瞽宗合言之則曰大學而已故分言之則曰適東序設三老五更之席合言之則曰食三老五更於太學非以東膠爲太學也朱子謂陳氏說與鄭氏諸儒之說其位置有不同者皆無所考今亦不能詳定姑據其異同於此

山陰陸氏曰東膠虞庠郊學也文王世子曰凡語於郊者此學也又曰上下二庠東西二序左右二學東膠虞庠皆小學也先儒分爲四代之大小學非是三老五更者天子之大老故於大學養之記曰養三老五更於大學是也國老庶老則養於小學而已陸意蓋以辟雍爲大學而其他皆爲小學其說尤與諸儒異亦附載焉清江劉氏曰周人立四代之學者此直謂一處並建四學周人辟雍則辟雍最居中其北爲有虞氏之學其東爲夏后氏之學其西爲

殷人之學當學羽籥干戈者就東序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虞上庠辟雍唯天子養老及出師成謀與受俘大射等就焉當天子至於辟雍則三學之人環水而觀矣大學在郊以其包四代之制故記禮者或有指虞庠名之或有指東序名之所以紛紛如此之多者所指之體偏也劉氏說與長樂陳氏畧同但云其北爲有虞氏之學則陳氏所無然以書在上庠之語推之則劉氏爲得也朱子不載劉說山陰陸氏曰天子立四學並其中學而五直於一處並建周人辟雍則辟雍居中其南爲成均其北爲上庠其東爲東序其西爲瞽宗當學禮者就瞽宗學書者就上庠學舞干戈羽籥者就東序學樂德樂語樂舞者就成均辟雍惟天子承師問道養三老五更及出師受成等就焉當天子入大學則四學之人環水而觀之矣是之謂辟雍學禮曰帝入東學尚親而貴仁東序是也帝入南學尚齒而貴誠成均是也帝入西學尚賢而貴德瞽宗是也帝入北學尚貴而尊貴上庠是也帝入大學承師而問道辟雍是也總而言之四學亦大學也學記曰大學始教皮弁祭菜

示敬道也又曰司徒論選士之秀者而升之學蓋東序之類也若辟雍雖太子不得預故曰天子設四學當入學而太子齒又曰太子少長知好色則入學學者所學之官也蓋辟雍非其所學之官是以云陸氏亦本劉氏說而以成均爲南學則異又陸氏前謂上下二庠東西二序左右二學爲皆小學而此又謂四學皆大學則亦不合其引據五學得之據王制南學當爲周制周則名東膠在南而曰東故陸氏別以成均當之然成均辟雍似皆大學之別名陸氏之說末必爾也

劉氏謂仕進有二道鄉學秀者之升曰選士國學秀者之升曰進士其選士不過用爲鄉遂之吏而選用之權在司徒其進士則必命爲朝廷之官而爵祿之其權皆在大司馬此鄉學國學教選之異所以爲世家編戶之別然庶人仕進亦是二道可爲選士者司徒試用之此其一也司徒升之國學則論選之法與國子弟同矣此其二也按劉氏說極詳然攷之於經及註疏皆無其據不知其果然否也

孔氏曰大樂正論造士之秀承王子公卿大夫之子下似
專據王子等其實鄉之入學爲造士者亦同於此其鄉人
不在學者及邦國所貢於王亦升之司馬蓋司馬之職以
德詔爵以功詔祿卽知凡入仕者皆司馬主之也其云鄉
人不在學者似指三年大比而言則是凡仕進者皆升之
司馬無二塗也與劉說異
疏云凡燕饗食致仕之老則當用正饗正食正燕之禮以
其有賢德不可以褻禮待之其饗死事之老不必有德又
是老人不宜久立當用折俎之饗燕食之食異姓之燕禮
也案養老有四而疏止及其二其以致仕之老該三老五
更死事之老該凡庶人之老乎三老五更養於太學不與
凡養老者同而庶人之老則不應不及之也

鄭註凡飲養陽氣凡食養陰氣陽用春夏陰用秋冬疏引郊特牲云饗禘有樂而食嘗無樂是故春禘而秋嘗饗與禘連文故知饗在春食與嘗連文故知食在秋而不及燕燕有酒而無飯以鄭註推之燕禮亦在春也皇氏云春夏雖以飲為主亦有食先行饗次燕次食秋冬雖以食為主亦有饗先行食次燕次饗一日之中三事行畢按皇氏解兼用之之義與鄭不同一日而行三事其必不然皇說非也

疏云郊特牲不云冬夏者彼是殷禮此云冬夏者周法也或鄭因春言夏因秋言冬雖周冬夏不養老也陳氏集說春夏則用虞之燕夏之饗秋冬則用殷之食此亦本註疏但未深考也熊氏言一歲養老凡七而疏又云去冬夏則

一歲五養老又春合舞秋合聲即是春秋養老之事冬夏更無養老則過季春三養老而已陳氏禮書亦言歲養老三仲春也季春也仲秋也而言熊氏為誤疏亦言熊義可疑則禮書所云是也集說載熊氏未之深考也

孔疏將徙於諸侯謂大夫采地之民徙於諸侯為民自諸侯來徙於家者謂諸侯之民來徙於大夫之邑諸家皆無異說按此泥家字又疑將徙不應自言於上而得復除故為此說然以文義考之非是將徙於諸侯自是言欲徙而未徙者若謂徙於大夫之邑則於本文無所見且將字何所著也自諸侯來徙家言自諸侯來而徙家於此意自分明如疏說當作來徙於家本文未嘗有於家也方氏曰將徙欲去者來徙已來者其說為是而衛氏集說不載纂言

亦從舊說

右王制

鄭孔據牲之五藏當春夏秋冬之位其說不的陳氏謂春祭脾以木克土夏祭肺以火克金秋祭肝以金克木而於季夏祭心冬祭腎又不相合疑當從許慎說蓋古尚書舊有是說呂氏則本之不可以今文尚書說及醫經相難駁也

高謂之邱陵則邱之稍平者也陂謂陂而不平之處險則其尤陡峻者也廣平曰原下濕曰隰方氏所解得之獨謂水之所行爲險非是

首種不入鄭孔皆不解不入之義山陰陸氏曰不入非不熟也熟而不入吳氏曰入謂收成而入之倉廩也挨首種

謂稷不入似是不能入地之義因水潦雪霜故稷不能布種也此此亦可備一說

先雷三日鄭孔無解集說云以節氣言在春分前三日按唐月令春分之日元鳥至後五日雷乃發聲後五日始電則發聲在春分後所謂先三日者乃春分後三日也纂言但云於雷未發聲之前而不釋三日之義當從唐月令此亦大槩以節氣言之其實雷之發聲不可預定也

乃薦鞠衣於先帝鄭云爲將蠶求福祥之助也乃爲麥祈實鄭云不言所祈承寢廟可知諸家皆從之按月令祈穀於上帝爲民祈祀山川百源雩祀百辟卿士以祈穀實祈來年於天宗無不言所祈者而此薦鞠衣不言所祈又鮮羔開氷先薦寢廟以彘嘗麥先薦寢廟以雛嘗黍先薦寢

廟天子嘗新先薦寢廟以犬嘗麻先薦寢廟以犬嘗稻先薦寢廟凡六見無言有所祈者不應於薦鮪獨言爲麥祈實也疑乃爲麥祈實五字當在薦鞠衣於先帝之下其薦鞠衣於先帝爲祈麥之故也廬陵胡氏曰蠶桑后妃事非天子所當與下云祈麥實安知非祈麥乎則先儒已有言及此者矣

開通道路孔疏云此既爲雨決水而云開通道路恐道路非可決之物故鄭云溝上有路言道達溝瀆之時須脩溝上道路按此亦曲爲鄭解開通道路當言水之道路其脩利隄防所以束水使無泛溢道達溝瀆所以決水使無壅遏皆以開通水之道路也若修治道路則不得云開通矣陳氏集說此句無解

籧筐註疏無解集說籧圓而筐方似以籧爲籧篨之籧不
知所據也方氏曰籧席之粗者筐筥之方者
方氏曰分繭所以使之纑稱絲所以使之織分繭以纑稱
絲以織皆各效其功
律中黃鍾之宮鍾磬柷敔皆作鍾字說文鐘樂器鍾酒器
又壴名按二字古蓋通周禮樂記鐘磬字作鐘而黃鐘仍
作鍾字周禮鍾鼓鍾磬俱作鍾與黃鍾應鍾同漢志黃鍾
作鍾詩鍾鼓俱作鍾左傳千鍾等字從鍾黃鐘字從鐘此
說文所本也
月令於仲夏明言農乃登黍又言是月也天子乃以雛嘗
黍蔡邕以爲此時黍新熟令蟬鳴黍是也鄭謂此嘗雛非
嘗黍不以牲主穀故云以嘗黍孔推其說以爲黍非新成

直取舊黍故下孟秋云農乃登穀註云黍稷於是始熟明仲夏未熟也蔡說非鄭義按鄭說明與記文背而孔曲爲之解反謂蔡說爲非纂言載孔而去蔡甚非也

四鄙入保謂四境有兵警故入相保守也鄭註小城曰保似未然左氏傳公爲見保者而泣註保守城者當從此義

邱氏曰五行獨土神稱后者后君也位居中統領四行故稱君也左傳云句龍爲后土后土爲社則是句龍一人而配兩祭非謂轉爲社神也月令土既是五行之神以句龍配之正與左傳文合鄭孔之說非也

塋鄭孔無解說文塋墓也廣韻塋墓域也塋卽邱壟而有分塋以兆域而言邱壟以冢而言也塋呂覽作營聲同通用補正謂當作營與窨字對言未盡然

右月令

子生三日未能衣衰也故皇氏王肅皆云以衰衣奉之子拜稽顙哭鄭云奉子者拜哭後子踊襲衰杖皆奉子者鄭不言以蒙上文可知也孔疏不及此殊爲缺畧集說纂言亦未之及也

前節以名徧告於五祀山川後節以名徧告及社稷宗廟山川孔疏云前不云社稷宗廟此不云五祀相互明也此爲正解又載鄭云乃兼存異義此兩句鄭無註鄭字疑誤或皇熊庾氏之說不則王肅說也集說全不及此纂言並存兩說而無決斷亦不可曉孔疏專主鄭意使鄭別有說則疏不得云相互明也鄭字是之誤無疑衛氏集說以疏所引鄭氏竟列於孔疏之前以此爲本句之註矣此衛氏之誤而纂言亦不之察也

既不改冠則無三加有冠醮謂一醮以酒而不以醴也疏

云祭告之後使人酌酒以飲已樂上之賜不酬酢也此說分明其引醴止一醴醮則每一加而行一醮凡三醮則醴反輕而醮反重且不改冠安得有三加也通解於庶子章註一醮以酒正也其用醴及三醮爲適子加耳庶子則一醮以酒足矣於此可證有冠醮無冠醴之說集說兼載疏後說甚不分曉纂言止載酌酒以飲已而刪其云三醮者然未之明辨不能使學者無惑也

父歿而冠另爲一條孔疏孔子旣答其問又釋父歿而冠之禮又引士冠禮云若孤子則父兄戒宿冠之日主人紒而迎賓此正父歿而冠之禮也集說云父歿而冠謂除喪之後以吉禮禮冠者蓋齊衰以下可因喪服而冠斬衰不可此說全不分明其意以父歿而冠連上爲文謂父之喪

不可因喪而冠必待除喪而後行吉禮此說不知何據雜
記曰以喪冠者雖三年之喪可也則斬衰亦在内矣此云
斬衰不可又不知何據也
緦不祭謂已有緦服廢一時之祭也祭是吉禮緦服雖輕
亦不得以祭熊氏謂身有緦服則不得自爲父母虞祔卒
哭祭此謂同宫緦則士爲妾有子大夫爲貴妾也據此則
士大夫乃以妾之緦服而廢父母虞祔卒哭之祭此悖禮
之甚者案熊氏是誤解雜記雜記云父母之喪將祭而昆
弟死既殯而祭如同宫則雖臣妾葬而後祭祭主人之升
降散等執事者亦散等雖虞祔亦然鄭註將祭謂練祥也
孔疏祥祭已涉於吉尸柩至凶不可相干虞祔則得爲之
若喪柩既去者則亦祭不待三月也又云主人至昆弟虞

祔而行父母二祥祭執事者亦栗階按祭謂練祥之祭故可至殯後葬後若虞祔卒哭則不待葬後至本文虞祔亦然則指昆弟之虞祔言承上既葬爲文言不獨既葬而祭散等即在虞祔之後亦散等也故疏云主人至昆弟虞祔而行父母二祥句自分明熊氏以本文之虞祔爲父母之虞祔故有不得爲父母虞祔卒哭之祭其實非也諸家俱未辨此雜記此條主昆弟其云雖臣妾之喪包昆弟在內故疏以虞附指昆弟言之

說衰與奠非禮也鄭云爲其忘哀戚然下即云以擯相可也擯相獨不忘哀乎士則朋友奠固可以與人饋奠之事但以其說衰與奠爲非禮爾張子謂吉以臨祭事似是已有喪而脫衰以與他人饋奠之事則擯相益不可矣方氏說不明陸氏以衰服爲緦是又在相識有喪服條內亦與

以擯相句難通纂言謂緦功之喪除服踰月可與人祭齊衰之喪則須自已行吉祭後方可爲人執事此仍用忘哀意然與擯相句終不可通也

男女改服即位而哭其成昏與否未之及也以喪大記言之則三月而復寢乃成昏孔又云初昏遭喪不得成禮則又似成昏但不行同牢饋饗相飲食之禮耳凡此俱無明文可考女家齊衰之喪於壻爲緦服大功則無服矣豈以此而不行昏禮乎皇氏改服即位之說亦不見於經未可據也

孔子以魯哀十六年卒而康子卒於魯哀之二十七年孔子焉得與康子之諡則諸問雜有後記禮者之言未必盡孔子語也

桓子之卒孔子在陳出公之來弔孔子未親見之蓋傳聞之辭爾齊自太公至桓公已歷十六世不當無遷廟主豈其以急舉兵之故不欲頻奉遷主以行故更作僞主歟凡此俱不可考

喪慈母如母載於禮經子游所問當是問國君喪慈母如母禮疏記者脫國君二字也此千載之下可以意會者爾

疏云若臣有父母之喪既殯而後有君喪則歸君所若父母之喪有殷事則來歸家平常朝夕則不來恆在君處此集說所謂對言之者然竊以爲未安君之臣最多不在一人而子之於父母則或一人或二三人未可知既殯而有君喪則亦在君所候殯訖而歸居於家有殷事則之君所朝夕否蓋君親一同不應以或在前或在後爲分別也更

詳考之

大夫室老行事士則子孫行事大夫內子有殷事亦之君所蓋統旣殯未殯兩節言之疏云以大夫士有殷事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有闕若朝夕恆在君所之時則在家朝夕之奠亦闕故室老子孫攝行其事原並承兩節

內子條疏云舉此一條婦同於夫則君旣啓及君未殯而有舅姑之喪其禮悉同夫也纂言以大夫內子以下十四字改入旣殯條下似於文爲順然非疏義矣讀禮通考大夫室老與大夫內子皆各爲一條

以上牲祭於宗子之家祝曰孝子某爲介子某此繼禰之宗宗子之親弟也如爲繼祖之宗之從父昆弟則崔氏云當寄立祖廟於繼祖之宗之家如爲繼曾祖之宗之再從

昆弟當寄立曾祖廟於繼曾祖之宗之家以此推之已爲繼禰之宗則祖廟仍寄立於繼祖之宗之家而已不得立祖廟也已爲繼祖之宗則曾祖之廟仍寄立於繼曾祖之宗之家而已不得立曾祖廟也又如已之親宗兄爲繼曾祖之宗則是合有禰廟而祖廟曾祖廟皆寄立於其家也爲繼祖之宗則自有禰廟又寄立祖廟而曾祖廟仍別寄於繼曾祖之宗之家也其爲繼禰之宗則立禰廟而祖廟寄立於繼祖之宗之家曾祖廟寄立於繼曾祖之宗之家而已不得有一廟也王制大夫三廟士一廟祭法適士二廟官師一廟上下降殺以兩疑以王制爲是以疏所言推之大夫而爲庶子則不得自立一廟而繼祖之宗爲士者反得立二廟繼曾祖之宗亦得立二廟又無祖廟而止有

曾祖廟也士一廟則祀不及其祖大夫之廟寄立於其家爲士者祭乎不祭乎廟爲大夫而立則士不得以祭而所云孝子某爲介子某薦其常事者不可以通矣註疏又云士一廟得祭祖禰則於祖尙可通而於曾祖終不可以通也禮文殘缺而疏家所推皆以意言之未盡可據竊疑此庶子乃宗子之親弟同居者故不別立禰廟而祖廟曾祖廟亦當立於其家至大夫爲繼禰之宗或繼祖之宗繼曾祖之宗則自立廟而不必寄立於他宗子之家矣此義未知是否更考詳之宗兄宗弟宗子其云宗弟者或庶出而長也云宗子者乃其本稱以其傳重言之則曰宗子以其行輩言之則曰宗兄宗弟蓋兼言之疏云昭穆異者雖祖父及子孫之行但謂之宗子若是祖行則祀曾祖可稱介子而宗子不得稱孝子其祀宗子之祖則於祖行爲兄弟祀宗子之禰則於

祖行爲從子皆不得稱介子也此殊可疑更俟精於禮者詳問之

特牲饋食祝辭稱孝孫此士一廟而得祭其祖之明證其云以祖配則祖妣也今云不配則祭不及祖妣矣此亦可疑

右曾子問

九齡之夢傳之者妄也疑因金縢之語而附會之此自宜闕而衛集說諸家尙有爲之證明者是又夢中之夢也

大戴禮保傅篇八歲就小學束髮就大學白虎通曰八歲入小學十五入大學尙書大傳曰十三入小學二十入大學又曰十五入小學十八入大學按此年歲不同疑保傅篇所云小學大學皆國之學故白虎通曰此太子之禮也

尙書大傳所云小學大學則指鄉學言鄉學當以里塾爲小學黨庠術序爲大學以庠序對國學言則亦爲小學十三十五入小學則由塾而入庠序十八二十入大學則由庠序而入大學也通解註以大戴禮八歲十五歲爲太子之禮以尙書大傳十三歲十五歲及十八歲二十歲爲諸子入學之期亦有此意

太傅少傅則師也又曰入則有保出則有師豈太傅少傅之外又別有師乎鄭云在前在後謂其在學時出入謂燕居出入時教諭德成以有四人維持之孔云外有傅相內有師保是皆明以爲四人矣長樂陳氏曰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則師保在左右矣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則太傅少傅出入皆預矣亦用鄭孔義而語未明眞氏曰以一世子之

身而太傅在前少傅在後入則有保出則有師四人者扶持而左右之與鄭孔同集說全不辨此

貴宮貴室下宮下室集說依鄭註而鄭註以貴宮貴室總爲路寢集說分貴宮爲尊廟貴室爲路寢不知尊廟與下宮之爲親廟何以別也按吳氏所駁諸說最明其據下文止言貴宮下宮而不及室明宮室之爲一其說亦最當以貴宮貴室爲親廟以下宮下室爲別廟如仲子之宮之類其說亦可通當以纂言爲正或疑仲子之宮乃禮之變非常制也未必諸國皆然然記禮者之意亦多以其意自言之未必皆有的據今但取其說之可通而無悖於義者從之若鄭註以貴宮貴室爲路寢而下宮乃爲親廟與下室燕寢同爲下則悖義之尤者不可從也

始之養也適東序釋奠於先老鄭云始始立學也孔氏曰尋常視學則於東膠中唯行養老之禮非始立學則不釋奠於先老也纂言則以始字繼畢事反命而言謂卒事反命而始之養老處也當以纂言爲得之案釋奠於先老蒙上有司行事之文亦命有司釋奠也先聖先師命有司行事而先老則親釋奠必無此理鄭云於先老親奠者已所有事也孔疏謂此始初立學之時若非始立學之時則無釋奠先老之禮與註不同疏蓋以註說有所不安故就始字生義然以文意尋之殊爲未合纂言以其未合故刪始立學之文而謂先聖先師命有司行事先老親奠卒無說以解也其謂視學觀禮非爲彼報而先老已所有事故一命有司一親奠此鄭曲爲之解恐不可據

大所鼓徵所謂慮之以大也釋奠於先聖先師先老所謂愛之以敬也禮之大者所謂行之以禮也上下之義行所謂紀之以義也退修之以孝養終之以仁本文原自分明聖人之記事也以下俱照前文各有所當但行之以禮當在修之以孝養下偶倒其文耳陳氏集說以孝弟爲大分省具爲愛敬增親迎肅之爲行禮既歌而語爲紀義全然不合吳氏纂言說爲順但分釋奠先老設三老五更之位爲行禮而合禮之大上下之義爲紀義與本文異其實始終皆是行禮禮必有義此兩句當通言之而記者偏有所指非是然不可不隨文而解其義也補正有此一條其說亦不明

右文王世子

人之生也負陰而抱陽死者幽陰之義故北首生者陽明之象故南鄉此皆從其初也

以降上神與其先祖玩一與字自是天神皇氏云上神天神也孔疏以此節專爲祭先祖言不兼郊社故謂指其精氣謂之上神指其亡親謂之先祖並爲一神然與與字不合矣集說上神在天之神也似用皇氏說纂言兼載兩說而無所定按上節云以事鬼神上帝鬼神卽先祖也上帝卽上神也當依皇氏解

禮者所以治政安君政不正則以無禮故也法無常而禮無列又以禮與法對言之非因法無常而禮無列也故以而字易則字禮無列則士不事法無常則民不歸士不事與大臣倍小臣竊同刑肅而俗敝卽法無常也纂言倍竊

肅儆皆因君位危而致也禮無列不因法無常而致也不刻本誤作下兩語分明然君位危三字當政不正政不正以下俱用則字貫下法無常亦政不正之所致也纂言以君位危與法無常對言非是又以君位危爲君不安以法無常爲政不治以合上文不知治政安君只一事也

還相爲質家語次節作還相爲主

前巫後史此史乃祝史非記言動之史也春秋傳史㑌史墨史趙皆史也衛集說項氏蔣氏亦有此意而未明言纂言從疏說與集說同

禮以養人爲本故曰其居人也曰養馬氏曰荀子云恭敬辭讓之所以養安禮義文理之所以養情過此則可知其所以養之之意也鄭註改義纂言集說從之非是當以延

平周氏馬氏說爲得也
功有藝協於分藝藝之分皆是一意藝字不知作何解纂言以功有藝爲各當其材以協於分藝藝爲材能而藝之分則指禮爲藝集說功有藝如樹藝然分藝同而藝之分則以事言俱難強通廬陵胡氏引春秋傳貢賦無藝藝極也猶謂當是界限之意
深而通茂而有閒卽細行而不失也連而不相及卽大積焉而不苑也動而不相害卽並行而不謬也

右禮運

禮器是故大備句難解鄭云禮器言使人成器如耒耜之爲用也張子曰禮器言禮大體完備若成器然集說云以禮爲治身之器三說大旨畧同然俱未安方氏曰凡有形

名分守者皆禮之器陳氏曰禮之文散於形名度數之閒周氏曰禮有情有文有器而於禮之器則情與文已具矣三說亦畧同似較爲妥竊詳下文以多爲貴以少爲貴等語皆指形名度數而言自當以器言之舉一器而形名度數皆該其中矣禮器大備則經禮三百曲禮三千無所不詳而動容周旋中禮非盛德乎如此看未知是否

竹箭中虛故以筠言松柏中實故以心言二者當指竹箭松柏言竹箭一也松柏一也大端言此天下之物之大者也重在貫四時而不改柯易葉上猶所云雖之夷狄不可棄也之意故在外則諧而在內則無怨也鄭氏以大端爲大本竹箭有筠爲柔刃於外松柏有心爲和澤於內似皆未合竹箭有筠飾於外者似禮之文松柏有心主於內者

似禮之本柔刃和澤非所以言禮也孔疏又以外諧承柔刃於外內無怨承和澤於內愈非是集說以大端爲大節末是自釋回以下則皆得之孔疏言君子內外俱美柔刃如筠故於外與人諧內和澤如松心故於內無怨是內外以君子身心言之下却云外內協服則又皆以人言自相牴牾此由逐句釋義於鄭註亦未合也張子釋措則正三句亦未安纂言從張孔皆非是

禮也者以下皆就禮器言之人皆有能也如陶人爲陶梓人爲器之類疏指司徒奉牛司馬奉羊非是若庖人治庖祝治樽俎則亦其類也集說以助祭執事言之愈疏矣

舉定國之數以爲禮之大經禮之大倫此禮之一定者也禮之厚薄以地廣狹與年之上下此禮之從宜者也大經

大倫蓋重言之禮之薄厚當在以地廣狹之上句倒耳

羔豚而祭指少牢言羔豚卽羊豕也疏泥羔豚二字謂非

特牲乃士之無田者無田之士豈有百官乎天子諸侯之

祭亦用少牢故以百官言之纂言從疏說非是集說全不

及此亦疎甚矣廬陵胡氏謂羔豚太牢總指天子諸侯山

陰陸氏謂羔豚爲小祭祀太牢爲大祭祀其說是也

自禮有以多爲貴者至蓋言稱也發明稱字意此以下三

節又舉多少覆解之以見例自君子太牢至得其道矣仍

是稱字意也纂言以此上皆言稱之事是而又以君子不

祈至尊於瓶爲宜之事似屬牽强禮也者體也一節言體

之事此自分明而以君子之於禮也二節爲順之事則亦

未然三代之禮一也至其猶醵與言時之事此亦可通至

禮之近人情者以下則纇言亦不能以强分屬矣大抵所解唯稱字最多其明體字亦自明白其他雜舉而言之不能一一分劃也

禮記本奧或作竈則當指夏祀竈言竈火神夏又火令故燔柴以祀之若尸卒食之祭不應宗廟不燔柴而饎爨爨乃燔柴也鄭改奧爲爨以爲尸卒食後之祭疏以夏祀竈之禮大而爨禮小故改爲爨而不從別本作竈祀竈有籩豆俎祀爨黍肉而已無籩豆俎而此經云盛於盆尊於瓶故以爨當之然以義尋之作竈爲是祀竈配以老婦則可云老婦之祭矣禮文殘缺有不可考者又爨祭見於記而經文則無之凡此皆當闕疑而別本旣作竈字則從竈字得之也

爾雅肉謂之羹儀禮羹定羹飪皆以羹爲肉非肉汁之羹也儀禮鄭註定猶熟也賈疏肉熟即止故謂熟爲定定非熟肉之名也孔疏誤當以儀禮註疏正之集說以俎盛羹及定殽之甚矣俎可載肉不可盛羹此皆不考之言

大饗其王事與案周禮疏大饗有三一祫祭一饗五帝於郊一饗賓客周禮大司樂所云大饗則饗賓客也按此節所言鄭指祫祭蓋承大饗腥而言然金與龜及丹漆絲纊竹箭皆非祭祀所用而三牲魚腊籩豆之薦則饗賓客亦當有之疑此本言饗賓客之大饗而記禮者以爲大饗腥之大饗故載之於此國語肆夏天子所以享元侯此亦言肆夏而送之畧同姑記所疑於此

金王斷割無示和之義郊特牲龜爲前列先知也以鐘次

之以和居參之也與此正同則金卽指鐘而言鐘樂器故曰示和孔疏謂示其柔和集說謂示諸侯之親附皆非是郊特牲孔疏謂變金言鐘者貢金所以鑄器莫大於鐘此屬强解其謂示和則以金或從或革亦强解也

右禮器

讀書記疑卷之三終